

李幸 著

大众立场

李幸电视批评文集

我们需要一条新闻频道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
娱乐性·戏剧式·大众化——对《经济半小时》的另类思考
谈话节目距离“脱口秀”的要求还相当远
当历史再生于现在的时候——纪录片《血证——十六岁少年的故事》创作三人谈
谁能成为中国的电视明星
中国电视从“弱智”走向聪明——《中国民营电视》前言
春节晚会：给年轻人做一顿电视年夜饭
新闻传播学者为什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看《大宅门》
第五代导演怎么了——看《荆轲刺秦王》

大众立场
LIXING DIANSHI
PING WENJI

李幸 著

大众立场

李幸电视批评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立场:电视批评文集/李幸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004-5282-9

I. 大… II. 李… III. 电视节目—评论—中国—文集
IV. G229.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774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季懿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我的第一本电视批评文集《告别弱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收入本人自1995—2000年8月期间所写的大部分文章,此后,我继续保持独立的姿态写作发表了本书以下的篇什,现在结集以就教于读者。

《告别弱智?》一书出版以来,我得到了一些注意与鼓励。如本人并不相识的刘宏博士认为,“在近些年的中国电视批评中,有两种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一是《新周刊》式的批评,或者也可以叫做李幸式的批评,还有一种就是网络批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批评》,《南方电视学刊》2003年第2期)再如本人也不相识且从无联系的钟友循先生说——

从李幸的电视批评来看,他其实称得上是一位文化勇士。他写的各类批评文字,不但对中国电视的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思考、剖析与抨击,许多时候还不失其深刻和独到;而且常常显得很“酷”,很敢“骂”,很尖锐泼辣,很能一针见血……然而恰恰是因此而引起轰动、大出其名的这位勇士,终于面对着他所凛然相向的庞然大物,在书中又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怯懦来。这是为什么?

在觉得饶有兴味时,我想到,实际上对电视现状抨击得最厉害的人,他反倒最热爱并且也可能最懂得电视。该书中的有些观点我本人并不同意,但我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启迪。我向电视人或其他人推荐这本书,我坚信:“目中无人”的中国电视,的确是应该“告别弱智”了!

(引自钟友循《中国电视能否告别“弱智”?》,原载新华网湖南频道)

我知道这些注意与鼓励并不是因为《告别弱智?》里面的文章有多么好,而是由于整个中国媒介缺乏有力的批评。这是我继续写作此类批评的一个动力。另一个重要动力来自各类传播媒介。许多大众报刊给我提供发表的园地,计有《新闻周刊》、《财神》(北京),《南方周末》、《新周刊》

(广州),《文汇报》(上海),《东方文化周刊》、《文化时报》、《新文化月报》(南京)。甚至学术期刊也破例登载,如《现代传播》、《电影艺术》(北京),《新闻大学》(上海),《南方电视学刊》(广州),《杭州师院学报》(杭州),《视听界》(南京)。还要感谢“紫金新闻评论”网站,那里有我一些不便在大众纸媒介上发表的文字;顺便念旧一番——“博库”网站购买了《告别弱智?》中国(大陆)互联网版,且不需付费就可阅读。

本书里有少数几篇文章写在2000年以前,这回结集,感觉与所设分题有关,便编入了,也是为一些读者求全的心理着想。可以说,《告别弱智?》和本书,收录了本人迄今为止所有的批评文字。

2005年8月8日

目 录

自序	(1)
论新闻节目改革	(1)
我们需要一条新闻频道	
——与“9·11”事件传播有关	(3)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	
——对《东方时空》2001 年改版的一次谈话	(5)
电视时政新闻也要好看	
——给《新闻联播》提意见	(8)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电视新闻？	(10)
电视直播	
——如果我们明白了，那就努力吧	(14)
电视直播与电视人的职业精神	(17)
娱乐性·戏剧式·大众化	
——对《经济半小时》的另类思考	(21)
王长田们的意义	(27)
今天我们怎么做新闻专题	(32)
论民生新闻	(35)
打造中国电视新闻新模式	
——关于《南京零距离》的谈话	(37)
电视新闻改革的一次勇敢出击	(50)
十年来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	(51)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民生新闻”	
——《直击中国铁路春运》观感	(55)
民生新闻一抓就灵	(58)

民生新闻≠社会新闻≠新闻娱乐化	
——由《新闻坊》所想到	(60)
自律他律及其他	(62)
突围之后再变局	
——看江苏卫视《1860 新闻眼》	(65)
论谈话节目与主持人	(69)
从“对话”到“脱口秀”	(71)
谈话节目距离“脱口秀”的要求还相当远	(74)
我们需要成熟而多面的主持人	
——看央视 2001 年“3·15”特别节目有感	(77)
关于《对话》的对话	(80)
中国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大事记	(86)
谁能成为中国的电视明星	(88)
论节目形态与创新	(89)
电视节目形态之我见	(91)
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历史、现状及前景	
——答《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问	(96)
春节晚会:给年轻人做一顿电视年夜饭	(102)
为青年做电视	
——观《金苹果》与《青春做伴》样片有感	(105)
中国的“问答秀”	
——谈益智类节目	(107)
央视的知识经济娱乐实验	
——与汪文斌谈经济节目改革	(112)
央视权威性与电视传播本体	
——《经济信息联播》及二套晚间改版策划手记	(120)
把谈话节目当纪录片做	
——关于《讲述》的方法与精神	(127)
《绝对挑战》“经营”策略思考	(130)
你想去整合人家,小心先被别人算计了	
——我看电视跨媒体传播	(133)

论观众与评价标准	(137)
电视是观众的媒介	
——“南京·中国首届大学生电视节”访谈	(139)
中国电视开始进入分众时代	
——说说“南京·中国首届大学生电视节”	(143)
电视的分众依然是大众	
——兼论电视与广播、电影的关系	(145)
真正的电视时代还没到来	
——2000 年中国电视节目榜印象	(151)
从电视学术四大名刊说开去	(158)
新闻传播学者为什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160)
麦克卢汉的说话方式	(162)
重建中国电视学论纲	
——为中国电视 40 年而作	(165)
论电影电视剧与纪录片	(181)
影视潮流 20 年	(183)
中国情景喜剧发展道路之我见	(187)
第五代导演过气了	
——看《大宅门》	(192)
别耽误了您挣钱发财	
——看《雍正王朝》	(194)
走向堕落的陈凯歌	
——看《荆轲刺秦王》	(196)
攀龙附凤的金庸先生	(198)
周润发	
——成名靠的主要是脸蛋	(200)
《天安门》礼赞	(202)
当历史再生于现在的时候	
——纪录片《血证——十六张照片的故事》	
创作三人谈	(209)
用国际通行的标准立传	
——观《铁的新四军》有感二则	(221)

论民营电视	(225)
中国电视从“弱智”走向聪明	
——《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前言	(227)
《北京特快》与王长田	(232)
从“光线”节目包装所想到	(235)
关于“制播分离”	(237)
关于电视辛迪加	(241)
为什么要经营频道?	(243)
中国民营电视的运行模式	(245)
在更全面的竞争中发展中国电视产业	(254)
论地方电视生存与发展	(257)
方法是更重要的	
——关于《江苏广电集团组建与发展研究》	(259)
中国地方电视的生存与发展	(265)
咱们地方电视有力量	(272)
“情感卫视”的可行性	(274)
就“美女经济”现象答记者问	(276)
电视区域性传播问题思考	(285)
一切都取决于市场那只无形之手	(289)
跋	(292)

论新闻节目改革

我们需要一条新闻频道

——与“9·11”事件传播有关/3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

——对《东方时空》2001年改版的一次谈话/5

电视时政新闻也要好看

——给《新闻联播》提意见/8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电视新闻？/10

电视直播

——如果我们明白了，那就努力吧/14

电视直播与电视人的职业精神/17

娱乐性·戏剧式·大众化

——对《经济半小时》的另类思考/21

王长田们的意义/27

今天我们怎么做新闻专题/32

我们需要一条新闻频道

——与“9·11”事件传播有关

我是从电话里首先知道美国被袭这个消息的。当时，我在南京。晚上，10点刚过，常州的老朋友庞家琪打来电话，说，快开电视，上海台——美国被炸啦！于是就看到了一架飞机撞击大楼的慢镜头。同时，我注意到，解说是一个女声，断断续续的，是边想着边说着的状态。这样看了大概不到10分钟，没了。于是就换台，把电视机预设的所有频道都搜索了一遍，但一无所获。到处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一切都按着预先的编排进行，不是电视剧就是既定的栏目。

就在这个白天，我给学生上课时说，现在CNN感到有点难办了，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像海湾战争那样可看的東西。众所周知，CNN建立在1980年，但是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靠着全天24小时播出的新闻才声名大振。我说话的本意是强调可看的画面对于电视的重要。尽管电视常常是给人听的，但总还是要有人看的东西。现在有可看的東西了，但我们的电视节目仍在按计划进行，按预告进行。

第二天，我有一个预定的演讲，题目是《大学生电视节的传播意义》。我进入会场的时候，发现听众挺平静。我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来讲这样一个题目，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听众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只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美国被袭的事件吗？有人这才说，知道。我又问他们最先是从哪儿知道的——和我一样，也是有人给他们打电话。真是要感谢贝尔，他在1887年创造的这种人际传播工具，在中国，如今居然胜过了后起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互联网。传播行为有从大众向人际转移的倾向，这是近年来研究者注意到的问题，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地被转移。应该说，中国电视又让人失望了一回，正如有人给我转来一篇网上帖子的标题所云：美国被袭——中国电视轰然倒下。

据说网上有很多批评，大家对中国电视按部就班的播出非常不满意。除了别的原因，问题出在电视新闻的栏目化上。在我演讲时，有听众提出，电视不应该有栏目，它应该就是每时每刻不停地把新闻往外播。这想

法早有人提过，只是因为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时，我们看不到东西才又一次显得重要和急迫起来，但也许就像娱乐界的炒作一样，过不了几天，这个问题又会被人们遗忘。因为栏目化毕竟比过去无序播出要强，它便于电视台操作，美其名曰尊重观众，与观众定时约会，同时也很投合国人在长期计划经济下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尽管经济已经从计划向市场转移，但是电视还处在长官意志向计划播出的转移过程之中。中国电视习惯慢上个三五拍，这也算不上新发现。只好想，事物大概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从无序到有序，有序总比无序强吧，再从有序到高级的无序吧。

其实，夜里10点多钟，本来就是一个人们看新闻的时间。中央台在这时有一组新闻栏目，但是听说他们只报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好在人们已经对电视发布新闻不抱什么希望，我知道大多数人是在第二天早晨通过当地的早报得知这一消息的。报纸应该是在痛快地看过了电视声画之后，想冷静下来思考的助手，而如果缺乏视听的第一印象，看报所带来的就是对得不到视听材料的焦虑和渴望。传播世界的秩序和传播媒介的分工就这样被打乱了——人际传播工具（电话）代替了大众传播工具，纸媒介抢在了电子媒介之前，而姗姗来迟的电子媒介却还在重大新闻发生之际守时（按既定栏目播出）、惜时（给一点简讯）。但我并不死心，几天过去，尽管以上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我还是每天多次按时打开电视，希望能在既定栏目里看到后续报道，得到更多的画面和声音。我以为，尽管面对突发新闻，我们中国电视应急能力差点儿，但在后头跟着，捡人家播过的东西，多给老百姓一些情况总可以吧。身居中国大陆的我们，按法规是只能从国有电视台得到情况的。听说很多人跑到酒店里，因为那里能看到“凤凰卫视”；还有的人家里已经接进了宽带，于是便吹嘘他通过互联网看电视一直看到早上5点。于是我才明白，其实我是一个穷人，或者傻子。

一方面，电视界的人感叹电视不好办，观众难对付；另一方面，在观众想看的时候，他们拿不出东西，不拿出东西。偌大一个中国，实在需要像CNN这样一条新闻频道，而不是现在的“新闻·综合频道”。至少，在这样的大事发生期间，应该不必按照既定的栏目编排播出吧。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原载《财神》2001年3、4期合刊）

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

——对《东方时空》2001年改版的一次谈话

《东方时空》的观众目前更多的是老年人。现在早上只有老年人看电视，其实早间节目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以前的情况是，无论在早晨、白天还是晚上，这三段时间里面，反正电视都不好看，那么就在早晨搞改革吧，这就有了《东方时空》。早晨按说是家庭看电视的时间，一家人在早晨边看电视或边听电视边忙碌着。但是现在我感觉到，早晨看电视的观众，在中国，主流还是老年人，他们有时间看电视。但是这些人还挑剔，他想看，他喜欢看，但是他觉得两个半小时太长了，影响他们出去锻炼身体。他是又想看全了，又不肯一直坐在那里看。可是2000年11月27日改版的《东方时空》，两个半小时，就是让你看一段的，不是让你看全的，所以在每个整点的新闻就有一些滚动（重复）。本来，这是蛮合乎电视接受的规律的，因为谁也不可能一大早的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傻看电视。可是偏偏有那么些说闲不闲的人，他想看全了，又觉得两个半小时太长，所以就在那里痛苦着。而且能够影响舆论的，能够控制我们中央台的，也就是这些人。我相信有无数的老干部打电话给他们提要求，这里边，属于广电总局以及宣传文化系统的肯定有不少，近水楼台嘛。于是现在又回到40分钟。不到一年，一年还差二十几天，夭折了。本来像这样的节目，两个半小时，在中国的第一频道，有那么一帮人来搞，如果这一时段的改革成功了，那么上午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晚上再分成两到三个时段，一天有五六个这样的大时段，在这些时段里的节目分别对着相应的观众，这就比较合乎电视的规律了。

中国电视不能再只是为老人做节目了。我最近一直在想为青年做电视的问题。现在年轻人不看电视，晚上不看，白天不看，早晨也不看，什么时间都不看电视，这样中国电视还有救吗？

2000年11月《东方时空》改版开播头几天的时候，我去观察了一下。为什么观察？我从种种介绍中感觉到这次改版是合乎电视规律的做法。什么是电视规律？不是说观众要看什么我们就给他看什么，那只是一

方面；中国电视过去是不管这个的，后来有点进步了，开始注意观众的需求。可是一味地迎合观众，就出现了像那种大量的娱乐节目充斥着荧屏的情况，结果弄得最后观众又说没东西看了。《东方时空》开办的一个初衷是早上的节目可以走一条实验的道路，可以引导大家走。当然电视节目的实验也可以放在晚间，但是中国的事情太难弄了，放在晚间风险太大。而放在早间就遇上了这批老年观众。这是个死结，解不开。其实放在深夜是最好的，10点以后进行电视节目的改革是最好的。因为年轻人在外面混了一圈回来了，这时候他们有可能瞄一眼老爸老妈看的电视，只要你节目办得合他们口味，他们就有可能看。这时的节目，哪怕不对其他人的味儿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去睡了，只有年轻人兴头还高着哪。在1999年年初的时候，我为在晚间做节目实验这件事到了北京。当时是中央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时间邀请我参加他正在搞一个晚间的实验节目，有很多挺不错的想法。但是1999年是一个大年，国庆50周年、还有什么什么会要开，那年要求稳定，晚间也不能搞。结果我去了半个月，什么事也没干成，只开过一两次小会。在中国，电视有些实验是可以放在深夜里做的，但是等不着，只好把一些想法放在早晨。所以这事讲来愤怒归愤怒、生气归生气，这也是个死结，你放在早晨，这么多想法，你面对的观众却不能接受。我讲观众只是一方面，观众是重要的一方面，但观众不是全部。进步的电视人可以去引导观众，这跟宣传教育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放在早晨做实验，这就搞不顺。所以要接受这个教训，就是要把晚间拿出来。晚上10点以后，中央台又有什么像样的节目呢？什么像样的节目也没有。把这个时段拿出来改革，做实验，来做符合电视规律的事情，来做一些能让青年人看的东西。把晚间的10点、11点、12点作为改革的窗口，这样中国电视就有希望了。

在早间节目上做实验，我们的第一段改革成功了，尽管现在又退了一步，但是毕竟曾经搞到两个半小时。这第一段改革，力度比较小。就像所有的改革一样，攻坚战，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了，跟我们过去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一样的，到了关键的时候。比如说企业的改革，到现在这么多人下岗了，但也得改啊，痛也得改啊，不然就弄不下去，回头是没有出路的。那么电视也一样，不能因为说这次将近一年的早间改革有点儿小问题，就回到老路上去，就停止改革了，要继续改革。要从晚间10点钟开始，搞，搞两小时，把早晨欠的两个小时放在晚上来，这个时候的改革力度就可以更大一点了。因为这个时候目标观众非常明

确，就是年轻人和知识群体。这样，对电视就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不但内容要好，意识要好，形式也要好。也就是说，代表一个进步国家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放在这个时候来体现。然后再把这个内容向黄金时间（晚上7点到9点）渗透，这样中国电视就有希望了。因为从观众的角度说，年轻人和知识群体有引导收视的作用。而不这样做，中央台的节目，你开再多频道，还是没戏。因为你的第一频道都做不好，别的频道怎么做？当然像现在这样，别的频道好一点，对一频道也是个冲击。但是一频道是新闻频道，大事频道，是政治频道，在这方面你不去下功夫，别的频道你搞得再好，它代表不了你国家主流的东西。代表国家的进步的有生命的有希望的那些东西，在你这个频道里体现不出来，那你还怎么号称国家第一频道？我们现在给国外看第四频道，第四频道实际上是用西方的形式去迎合西方，但是真正我们中国自己的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自己的东西必须在这个第一频道里体现出来，它是一个最有力的窗口，而且它的覆盖能力，这套节目现有的强大的覆盖——如果不往下做，这套节目的技术覆盖能力是仍然保持的，可是实际观众覆盖却越来越少，党和政府的声音从这里发出去，观众却少多了。比如说《新闻联播》，现在在尼尔森收视率里下降到10%左右，在索福瑞里面也只有30%，而过去是60%，50%，保持了多少年。那么你中央一套的技术覆盖再好，没用，看的人只有10%—30%。所以改革的意义在这个地方。要让电视节目好看，你的东西才能够传出去，你的意图才能够传出去，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于国家，声音能传出去；于民众，能够在接收声音的同时，感觉更好，能够痛痛快快地舒服地接收声音，接受你的宣传。共产党一直讲宣传要讲艺术，现在你要体现出来了，第一频道就是讲宣传艺术的地方。所以要舍得拿出时段来，拿出晚上的时段来，这样还得让时间这样的改革者去干。当然现在中央台不止他一块实验田了，还有几块，那就调集精兵强将，一起来搞晚间这个时段，把它搞好。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到了在晚间进行的时候了。

2001年11月5日（录音整理：汪继芳）

（原载《紫金新闻评论》“李幸批评”专栏；编入汪继芳、李幸合著《身在幕后》，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电视时政新闻也要好看

——给《新闻联播》提意见

我猜最近中央电视台想的最多的事是如何把《新闻联播》的收视率搞上去。据央视一索福瑞提供的数据，这个栏目的收视率已经掉到40%以下（包含地方台转播）。尽管还是高居全国所有电视栏目之上，但是保持了好几年的50%上下的收视率，终于风光不再。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下滑将加速度进行。

但我没在国内任何报刊上看到任何人对《新闻联播》提出过改进意见，不禁觉得很纳闷。每天有这么多人（据2001年3月11日—4月7日期间的统计，收视人数是42502万）在看这个栏目，就没有人有意见？而其他远不如《新闻联播》有那么多人在看的节目，意见可是一大堆呢，比如那些娱乐节目吧。于是我想，我是学电视的，我总得说说。

但是要给《新闻联播》提意见，就像老虎吃天那么不容易。老虎是胆大，但天更是大得让你无从下嘴。因为我们知道，《新闻联播》主要是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以及国内大事的，如何报道得好看，太不容易。这就更需要加强学习了。手头正好有一本书，《记录流逝的岁月》，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前几年的新闻作品选。翻开一看，还真是不错，光是看目录，就够吸引人的——《总书记关心菜篮子》、《隐姓埋名40年的战斗英雄》、《一桩假药案，两命归黄泉》、《周口特大假药案》、《成都个体屠宰户制售注水猪肉现象严重》、《打击棉花掺杂使假行为刻不容缓》、《107国道边加油站亟待整顿》……难道这就是我们每天都看的《新闻联播》？不禁就想，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报道，收视率就该上去了。再来看内文，也不错，很多报道还附了简评或拍摄背景介绍。看这些简评、介绍，知道这些好新闻来之不易。比如拍摄《邓小平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同十四大代表亲切见面》这条新闻，“当时现场的记者有200多名，秩序不是太好”，中央台记者“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前行倒退着拍摄，倒退拍摄距离1200多米，时间长达20分钟。其间记者5次被挤出去，又5次冲进来，镜头被挡住，编辑就把他抱起来（拍摄）”。读到这些介绍，